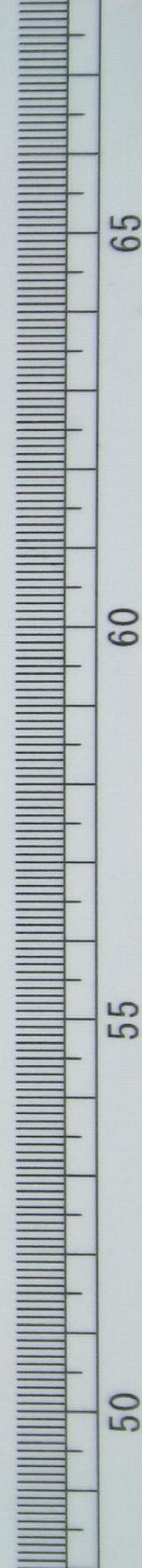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





龍威秘書一集

第三册

搜神記

漢魏叢書採珍十九

晉于寶

龍威秘書一集三册

二

010190608129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Faded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搜神記卷一

晉 于寶撰

漢魏叢書原本  
武林沈春濤閱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  
行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輅嗟歎之而  
過少年問曰老丈有何事失聲嗟歎而過輅曰汝何  
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兒壽不  
逾二十多是夭亡所以歎趙子聞之叩頭隨而請問  
輅曰命在于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奔走告父父  
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下馬而參拜適

搜神記卷一



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天亡聖人如何  
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爲之奈何然子懇誠  
且爲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  
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  
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  
日割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次汝但滿將此  
酒脯往一邊酌酒瓊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  
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慎勿言也必合有人救  
汝吾在此專候於汝乃依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

次前往侍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  
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  
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  
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  
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  
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  
九歲語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顏顧喜之乃語  
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拜而回家  
見管輅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於後記取北



世說新語卷一  
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  
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矣  
顏父備束帛鎡金而謝之輅一無所受

晉啟帝時零陵太守趙元出門見一女子姿容甚  
美年可十五子元見而詰之曰汝何人之子而敢獨  
行又無伴侶女子曰我是客人寄居城外地離父母  
又無伴侶孤眠獨處何以問之子元不疑是鬼又問  
曰既無依倚還善製衣否女子對善製衣子元曰可  
爲吾作衣吾與汝錢女曰諾乃使人宅中每作一衣

與錢一百文經三年往來宅內大小愍之或造衣服  
而多與酬之忽一日來告辭子元憫之與金鑷子一  
枚金釵子一隻細絹二疋女子受得拜辭太守明日  
必歸鄉里不復來也太守乃使人送出城外別不辭  
而去行不數步倏然不見家人恠之時有人出城便  
同往尋問約二百餘步見有一塚詢訪近隣云是一  
女子墓不旬日其父母發取女屍於祖父塋內安葬  
開塚出棺改斂見銅錢無數并有金釵子一隻金鑷  
子一枚細絹二疋甚異之後問其由方知是太守與



之太守方知造衣女子之鬼在此時人信鬼神變易  
不可及

音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他方糧食乏盡行至雍州  
城西五里北見一宅廳館門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門  
道度飢餒乃詣門下欲求食而過語女子曰僕隴  
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學他方糧食乏盡憑女子與報  
欲求一食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女曰旣遊遠  
他方將尋高藝此賢人也可宜命入吾與之語女子  
出來引客而入道度趨入閣中疑非生人俛仰之間

已被召見秦女於西榻而坐道度卽稱名而敘起居  
旣畢命度於東榻而坐畢卽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  
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  
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君意若何道度  
曰女所貴戚焉敢乎女卽相逼爲夫婦經三宿三日  
俄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  
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旣  
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乃取床後簋子開之取金椀  
一枚與度爲信度貧士悅而受之乃分袂泣別卽道



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荆棘  
森天度當時慌怕衝忙走出視其金椀懷乃無異變  
尋至秦國既以椀于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  
賣金椀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寔告妃聞  
悲泣不能自勝然尚疑耳乃遣人發塚啓柩觀之原  
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椀解體看之怙交宛若秦妃  
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  
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賜其  
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

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

扁鵲善明醫術遊行魏國時遇魏君太子天卒經七  
日鵲聞之請入而弔弔訖出問知太子有命語左右  
曰太子莫不要卻生否左右聞之奔告魏君云扁鵲  
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令活  
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卻活王大與金帛繒絲  
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藥已活太子寡人無所  
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  
而去



劉安河中人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卻活冥中見天帝命爲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卽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灾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灾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卽掘看之

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住必當有殺若去不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膏而免此難答曰心上爲膏心下爲膏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



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脉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盲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

數位盡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

搜神記卷一終



搜神記卷二

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我兒立身未曾學問可往定州邊孝先生處習業孝先陳留信義人也廣涉稽古應對無窮自孔子沒後惟孝先一人領徒三年盡知歸服未有勝者是以四海之內皆往就之學習子珍承父之命卽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去州三百餘里於路傍樹陰憩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憩歇子珍不疑也乃詰子珍姓氏從何而來復往何處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學遣於定



州邊孝先生處學業餘無事子珍卽太原王子珍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玄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玄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旣得遇行便爲同學兄弟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兄事之玄石曰敬聞命矣遂卽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往邊先生處同拜起居先生詰其由卽以實告乃授以經業三年以來玄石才藝過於先生先生曰玄石豈非聖人乎何故聰明朗過某矣今已老耄無能子有何術願示於予玄石曰

某因宿會得事先生所授之業不可知也實以目一覽更無遺漏亦非聖人也尋以子珍辭義不解卽教授之子珍敬之如父畏之如師子珍學業因此得就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卽謁先生迨暮延宿仲祥知李玄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某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玄石是鬼耳實非生人子珍曰玄石是上聖之聖經書靡不該博先生猶推嘆之何得不是生人乎祥曰我之所論豈言才藝且弟是生人玄石



是鬼生死殊別焉。得爲好人哉。弟若不信，今宿可新葉鋪於席下，令臥之。弟與別榻，且而看之，便知虛實。弟之臥處，其葉卽實。鬼之臥處，其葉卽虛。言訖而別。子珍乃復疑。迨夜一依仲祥所言鋪之，及曉果如前說。因爾方知立石是鬼。翊日咨立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咨兄立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旣知須話，元由昨緣冥司舉我爲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立石云：吾觀汝

之才量堪赴此任，然汝寡學未能該通，汝且人間邊孝先處求業，業成早夾委汝泰山主簿。我恐世懼我卽爲生人與弟同師，不經一年學問已成。任泰山主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旣知固難久處，卽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時，爲弟父冤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子孫，食我兄弟。累有狀主者容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笞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今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弟今火急歸家看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清酒



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已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即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寧至家見父在床猶有氣火急致酒脯錢財於郊祭之三呼其名即見立石乘白馬着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于珍相見一似舊之時語子珍曰弟可合眼領弟見父珍即閉目須臾之間至閻羅王處門向北而安立石語子珍曰向來將弟飲

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即至着白跣足頭戴紫巾手把交書一卷者即是弟父冤家其人捕時入衙證問今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之見來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也言語之間其冤家果至立右目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入衙決判久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直來案前陳訴有詞深讐即射中左眼遺卻文書奔走即驗文書讀看竝是論父之事珍泣告立石曰射着何處珍曰射着左眼石曰不着要緊處眼差更來



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寃家殺之。弟父必瘞珍。曰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射者。卽殺之。珍當與石言。別匆匆不解。問得寃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悵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雞。七日未知去處。衆共尋。乃見白雞在架牆上。而坐害左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寃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者雞冠也。跣足者雞足也。瞎左眼者所射中也在是。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瘞。珍後受太原郡。至漢景帝復拜刺史。壽年一百三十八歲而

終。皆李玄石祐之故。云雞不三年。犬不六載。白雞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馭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恃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答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賊事。乃教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屈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必死矣。嗟汝



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家人收而葬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難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墜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濟慎壽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社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

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屈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夫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曰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卽



聘與劉祥爲妻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  
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  
之深悒快而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  
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  
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  
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  
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  
父母嫁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  
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  
復哀泣逡巡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  
久契濶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終身爲父強逼乃出  
聘劉祥已經三年日久憶君成病結恨致死乖隔幽  
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  
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必活道平審言乃啓  
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  
祥聞之驚怪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  
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二十歲實謂精貫  
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



搜神記卷二終

搜神記卷三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  
臣無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將上報不越三歲必雪  
深冤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萬乘君王殺汝三五箇  
之類何有患乎乃戮之經三年餘宣王出獵行至城  
外山澤之間將欲布獵忽見杜伯着朱衣乘白馬冠  
蓋前後鬼兵數百當道而來彎弓執矢射王王懼無  
處避之百僚悉見射中王心王卽心痛歸宮至夕而  
薨故語云凡人不可枉濫冤必至矣



昔隋侯因使八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愍之下馬以鞭撥于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荅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贖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荅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道且見一珠在床頭侯乃

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且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盡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即別似有怍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



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  
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  
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  
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  
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  
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  
人之異事可不錄乎

李信陳留信義人也爲人孝道善事父母年三十人  
忽夜夢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閻羅王殿前王卽勅付

所司依處分信啓王曰少失父母孀居今旣命終不  
敢有辭哀信老母無人侍奉伏願大王放信侍養待  
母命終之日與母同來王聞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  
道足可延齡乃召鬼官檢信母壽年九十猶有二十  
九年亦可矜放鬼官對曰只如信之徒世間極有今  
若放此後者舉例請下本司定罪輕重取旨王依鬼  
官言還令定罪鬼官怒曰無知越訴亂我憲章乃令  
鬼使擒付鑊湯煮之鬼使提信手足拋入鑊湯方八  
湯中身首已爛王忽念之言曰此真孝浮世罕聞且



令放還以旌孝行不復召鬼官議之命鬼使喚信問  
王喚信必知放還乃令湯中拽出見信首面浸爛鬼  
使忙怕恐王怒之乃取一胡人頭與信曰王今喚出  
必放汝歸若見汝容貌壞爛必不放去也今且取一  
胡人頭安之可以得還見王之時宜低頭應對不許  
忽忽若放汝歸卻來與汝別覓一端正頭安卻信聞  
放還忻喜唱喏而受之既至王前便勅鬼使還歸不  
得更經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返亦不暇於鬼使處  
換頭忽然卻活夢覺以手摸頭面竝是胡悲啼懊惱

語其妻曰汝識我語音否妻對曰今異也聞君一音  
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來甚有異夢汝若天  
曉起可將被覆我頭面莫使人見若欲送食致我床  
前閉戶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之至飯時  
忽思其語何有此事乃撥看之見一胡人臥在被底  
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兒夜來不知何故變作一胡  
人在新婦床臥姑聞此語豈有此異事乃令將棒來  
揭被見之驚異便打信數十分說不及已打損頭面  
鄰里聞之來問其故信方話其始末始知是真兒抱



搜神記卷三  
頭大哭妻亦哀號鄉社以狀聞州州以狀奏帝覽表  
嗟嘆自古至今未聞此事雖是假胡人頭孝心通乎  
神明可拜信爲孝義大夫仍賜束帛養親悲夫神感  
之矣乃見如斯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  
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  
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  
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  
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

氏其喪乎犬猶棄王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  
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嗜善首而還  
幸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  
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  
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卽  
起跳躍京乃封盤瓠爲會稽侯美女五人食會稽郡  
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  
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號爲犬戎之國周幽王爲犬  
戎所殺只今土蕃乃盤瓠之裔也



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迴一  
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牽羊負酒祭祀不  
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  
乃以兵圍正欲誅伐之乃有神飛沙走石雷電霹靂  
武兵起衆瓦解星分無令得近時有一人被傷損脚  
去樹一百步臥地不能自去迨夜有一人着朱衣乘  
馬與樹神曰朝來武王伐子不有損乎樹神曰我雷  
公飛沙走石傷武王兵士見之星分不敢近我  
我有威力如此赤衣人怒曰我教武王兵人用生朱  
塗面披髮着朱衣赤繩縛三道灰百匝以斧伐之豈  
不損乎樹神默然不對赤衣人忽然縱轡而去至明  
軍人向鄉中父老語之以狀聞王王遂依其言用物  
以斧伐之並無變動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特  
牛向址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後人  
學之用灰及赤

搜神記卷三終

搜神記卷三

六



搜神記卷四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為一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賢豈能勝子終爲之而旋無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口狸不荅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



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八防  
禦時雷孔章列訪華華以昔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  
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國之棟梁吐食納土賢者  
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如賢嫉能不以已之不才而  
言人之妖異如此爲天下笑耳華益於防衛勿遣東  
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已試竟  
無懼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  
我遮 莫干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  
必真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卽變若干年

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卽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  
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  
走爲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  
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  
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  
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  
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  
乃變華乃烹之

漢時東華郡陳司空死經周年忽然還家在床而坐



約束子孫與平生無異飲酒食肉閑論幽冥事歷歷來往不一專事惑婦子孫致敬無異生前忽一度還家飲酒醉臥在床子孫乃近前審窺元是村中沽酒之家老犬也從此便無蹤跡

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詔令載歸殿前召荆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爲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費長道使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

但言卿既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也須臾長道至帝問何物對曰荆房息尚言不識臣何知之帝曰卿既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臣嘆荆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卿道曰旣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王家衰劉家再興莽曰如何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依言果然爾後光武中興斯實徵矣

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天太祖與夫人



北齊書卷四  
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  
今差在泰山五百日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  
周王爲嶽宿阿娘可爲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  
役言許洒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問有何  
故具以事曰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  
可憑也翊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昨日請阿娘咨  
告如何卻以爲無憑也既若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  
八日心死若不死卽虛也太祖夢覺信之明日喚文  
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問泰山府五

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爲宿今夢想之頃朕亦  
不信儻如所夢卿卽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  
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永別清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  
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太祖乃賜王絹十疋  
以贖尸兒果于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  
見兒顏色和悅謂父曰蒙托父王文王任所職遷兒  
於泰山府錄事參軍不監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  
恩敢不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卽發人往問帝南  
人死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



之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曰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卽取竹筒

敷字疑有誤

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臥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十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旣脫其死卽賈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昔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信崔皓試之問其妍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戲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答曰龍文與恒還如公



與。好。間。密。相。似。崔。皓。憾。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鴟。梟。何。以。食。毋。弱。水。何。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答。皓。落。下。不。第。龍。文。上。表。稱。崔。皓。位。正。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文。問。其。試。目。對。曰。崔。皓。何。不。問。臣。慈。鳥。返。哺。而。乃。問。臣。鴟。梟。何。以。食。毋。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乃。問。臣。弱。水。西。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乃。問。臣。武。王。伐。紂。所。問。三。條。皆。是。此。之。謂。也。

逆。事。臣。恐。崔。皓。有。異。志。也。臣。是。以。不。答。帝。召。皓。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為。上。卿。故。諺。語。云。巧。言。以。免。箚。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為。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賣。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



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五人只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材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已而惻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

否泉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太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郎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秋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曆足下有通徹



之絞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  
子卽我子也宜話吾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  
原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  
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  
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避地此吾母也吾以  
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  
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  
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  
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

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  
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噫孝心感應可泣千古



搜神記卷五

昔晉侯獯臨政而戮趙同趙括及季年將疾見大厲鬼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怒目大叱晉公曰殺余之孫而絕余祀令我不得享由爾使然何不義之甚也余得訴於上帝矣今日之寃必雪復何逃焉乃壞大門及寢門而入似縱擒之狀公大駭避於室內乃壞其戶將欲入公曰戮子之子孫又何干公也鬼曰致余不食因爾之由何謂不干我公曰請立祀可乎曰不可其已暮矣然請於上帝候爾來證知言訖不見晉



公染疾不期月而終悲夫冤結之事不可爲也今之君子得不慎歟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大興縣尉累以政聞遷授蒲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爲急務卽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謁趙令因話令之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從人有此未了

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間先爲女子覓一女僕使忽一日命掃庭忽涕淚令曰何故女僕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令問其父名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卽慘然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卅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被人掠賣一至於斯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嫁遣且輟吾女粧奩之具先嫁之乃於衆言曰某近認得一姪女今先聘人俄擇邑容有善者從之其所生之女卻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



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上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可獲此果報令曰某則守法清廉固無出死入生之事曰必然之理請細籌之令曰某別無能政因語嫁僕之事答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乃賀令曰此祿壽長未可測也是知陰功及物當世有增延壽祿後人觀此胡不動心乎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勅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

且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畫進勅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勅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勅卽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勅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旣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簾筏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簾筏一時沉沒惟進勅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颺竹數竿至於進



勅身側進勅扶此竹而獲助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勅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度江卽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勅卽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躓一至于茲忽見荻叢碎罅中光芒然進勅卽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且卽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燒棹俱備進

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晉書曰然則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昔楚僚至孝內親早亡穢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自悴人皆不識僚欲呼醫師針灸恐毋痛難忍自以口於地腫上徐吮之其腫有熱血流。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毋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瘥可以延壽若不得鯉魚食死矣毋覺而告僚僚聞之悲懊無計仰天嘆曰我不孝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卽抱而哭我如何失毋去



得行坐悲泣願天効靈乃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  
決繚臥處冰開送鯉一雙與僚僚得之喜悅將歸與  
毋食之其疾卽愈延壽一百三十三歲益僚至奇感  
天神昭應如此。

晉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  
犬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  
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時遇  
太守鄧瓊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醉眠遣人  
縱火焚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撲

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卽  
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  
卽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  
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因觀四迴覩  
火踪蹟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  
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卽命具棺槨衣衾葬之  
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搜神記卷五終



搜神記卷六

元嘉中有道士徐啓玄隱居終南山中道德尊重人皆欽之然通法行逆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乃名曰金英徐啓玄忽然一日閑遊之次經過王大夫宅門見宅上有宿世冤讐怨氣直天啓玄曰此誰宅閔者曰御史王大夫啓玄曰大夫在否答曰在可與余報之云終南山徐啓玄有切事欲見大夫問人入告大夫聞話令升廳俄出見之玄曰勿訝造



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玄適觀  
大天宅上有宿世重寃讐欲伺其便而報之大夫知  
否對曰非尊師胡爲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玄  
曰請童僕男女等遍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  
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憐之頗能蓋  
難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免家矣可令出來  
大夫將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卽往喚之已見其女  
倚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寃結方欲伺便  
報讐無賴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

惶懼計無所出乃禮啓玄曰此宿世寃對相會如何  
脫免玄曰此小事答曰倘蒙尊師慈恩特垂救拔以  
生如此何門報之又復再拜玄曰勿在多言卽爲却  
遺與大夫變却取索水一盆劍一口左右手秉之隨  
大夫至閣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寃干爾何事  
玄曰道門以救拔爲功濟人爲上曷不速變安用多  
言乃步罡訣咒以水噴之叱曰速變本形無更居此  
咒訖令備棺襯透巡而至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  
骨卽令左右斂之致靈車誠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



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回顧左右依言送出  
都可十里來望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歸回至  
都門方始回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燼大夫驚哭  
拜謝與夫人仍備珍寶財帛酬之悉不顧而去

昔晉太子申生仁孝而遇驪姬之譖縊于新城及晉  
惠公復國乃諡太子曰恭葬以太子之禮期月太子  
御臣狐突過下國而遇太子申生於途太子突命登  
車而御之告突曰夷吾無禮而彰先君之惡余得請  
於上帝矣將以晉國與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秦祀君豈不謬乎且民何  
罪而致亂亡宗廟何故而不血食請圖之太子曰諾  
待吾復請於上帝七日可往新城西偏於巫者之家  
見我焉突曰諾倏而不見凡如夢醒突復依期而往  
又遇之告曰上帝許我罰有罪矣夷吾其斃於韓言  
訖而沒其後秦伐晉晉果敗於韓地而獲晉侯悲夫  
申生爲人之子孝之至也於死孝心不忘耳改葬封  
諡彰先君之不德矣實不欲父成其醜子受其美哉  
昔德化張今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



秩滿歸京僕馬壯健囊橐敦厚常先一程致頓海陸  
珍美必挈而行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俎旣竟庖  
豕炙羊始熟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  
不撓店嫗曰今五方戈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  
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人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事  
告令曰容之勿逐也乃揖而問曰來在何方黃衫者  
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盤飲之雖不  
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目不暫捨令自割以勸之  
至盡黃衫者尚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盒中取餅十四

五枚以飲之凡飲二升餘酒旣訖謂令曰四十年已  
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動問姓  
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  
一觀乎曰窺亦何患於是解草囊出一軸其書云秦  
山主者燻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  
令張某卽張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  
敢惜死某年始強壯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  
且有何術得延其期某囊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  
盡可以酬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



之賜噫又何用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峯下唯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難爲無計也吾聞昨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甚破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卽無計矣於是徑往觀荆榛蒙密川谷阻絕杳無能往今於是齋牲牢馳獻嶽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峯下轉乘南有一蒲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問張今日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問仙官能復精魂於

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章奏之力道士曰吾頃爲漢朝權臣一奏便謫居此峯今欲何得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怒俄爾有使者賞緘而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違上帝譴責不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經時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真仙復焚香再拜以啓之書曰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順禮法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求之



富實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謂來章延求  
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緩刑宥過者玄門  
是宗爾爾一吐全我私貸若其悛惡怒乃自新貪生  
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凡火  
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樂役心之源愛惡嗜慾  
伐性之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  
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淚泉汨於五味欲致  
不壞其可得乎勉道歸途無墜吾教令感拜辭舉足  
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步十里餘見黃衣使

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鍾名生為宣城脚力  
夜卒于華陰乃為幽冥所見遁符之役痛苦如舊令  
曰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但酌金天王願請置予為  
閹人則吾飽神盤殮矣符已違半日莫及淹留便乃  
揮別入庄南栢樹三五步而沒是張令馳車華陰決  
東歸之計酌金天王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  
可贖吾十舍之資糧矣安有受祉於上帝而私於土  
偶人乎明日乃乘而東去旬餘至偃師是夕至於縣  
館見黃衫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吏曰何虛妄若是今



則禍無所逃。孽不可追。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決俾吾  
酬一飯之恩。無終悒悒。然痛如螫。誓言訖。失所在。頃  
刻。張令有疾。乃留遺書於妻子。未盈半幅。而終。悲夫。  
貪恡財貨。而輕生。是忘大德。而背前言。如斯欲延厥  
命。其可得乎。茲卒宜哉。後之人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六終

搜神記卷七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  
縠。唯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  
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  
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齧饅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  
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透  
巡化爲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着素衣。於行路  
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  
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嘶來見女子。哀江下



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立從

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立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立結印口誦真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爲老狐而歿鮮血交流枯髑髏草葉尚滿其身宜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販淮南永和年中自廣抵於洛下既至而患瘧發使至陸渾召命子子聞父疾星夜奔至洛陽不逾一旬安儒身少男女哀擗



未及棺斂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莫覩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偕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乃盡哀泣其聲清怨傷切不勝男女親姍驚愕莫測其田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鬼也親姻皆奔走但看之此鬼乃閉其門須臾聞堂內與安儒屍言笑又飲酒饌歌樂食頃逡巡又聞厲聲啾唧及相打毆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爲灰矣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毆打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竝無救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耶歸豫知路有說經元範舍遇夜求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似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耶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卽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



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敘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毋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毋疾。楚賓卽往，便坐範具酒饌飲之。乃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毋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維：此鳥莫是妖怪，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

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卽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枝與君毋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遠宅尋覓，並不見物。忽見碓柱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毋患自此平復，如故。持絹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

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山山下。



有百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宰而縱之  
永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於中庭撫琴自適忽聽  
外有人嗟歎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  
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  
而看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汾問  
娘子真是神仙乎女對曰非也兒是此山中張家女  
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希無見責也汾欣喜  
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  
茶言笑相謔汾莫能及下帷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

雞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卽偷女青氍履子一  
隻藏衣籠中汾恍忽睡着女撫汾悲泣求覓履子願  
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謝君子幸  
無留汾竟不與而睡其女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  
其女只見床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  
子已化爲猪蹄殼乃怕懼不已尋血下山直至張公  
園內其猪還見汾來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  
於張公公聞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  
邑矣悲夫妖怪之事顯然蠱惑之道彰爾假人之形



搜神記卷八  
媚人若此是故妖艷之色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八

永平年中有司勳張員外者早著名顯常以詞舌過人同輩莫不畏憚而祿秩不能榮進及懸車之歲有子四八名德雄邁位列清近司勳忽患舌腫須臾出於口外其大如斗瞑目而喘殆不延於頃刻子弟憂迫集議以此疾狀告方無錄人不知識宜於名僧道士求以異術治之冀必有效諸子乃是易服章散諸佛寺道觀遍以疾狀訪於識者適遇老僧謂曰郎君不知業報乎盍扶持員外行於坊市多人之處明其



疾狀博以求之何慮無八識者諸子喜納其說乃徒步奉輿而行於東市中有一叟鬚眉皓白而顏若嬰兒見司勳之病驚曰吾平生善療此疾今幸年九十入矣方始一遇大喜願以治之諸子拜泣而隨叟曰吾於宣平東門愛一小宅之於財貨而不致郎君即為吾治之其家亦久欲賣倘兼備以器用惟慎見侍其宅不逾二十萬諸子遽使求訪果有即時買之叟有妻萊夏質貌閑雅年若十八九許皁縠蒙首絳繒束腰曾無粉黛之飾髮澤肥淨光彩照人與叟同赴

新第期明晨待司勳至諸子鋪設茵褥幃幔饌具無不精備叟亦極喜諸子及曉侍司勳至叟前迎之令其妻燃薪具盥酪叟請曰諸郎君宜以靜伺遠立無至憂擾叟乃捻司勳痛舌有豚懸於舌根下以金刀斷之後於絳囊中貯藥取少末而封焉其舌重五六斤叟令其妻嚮而炙肉灼之膏滴中香氣盈室司勳忽開目嚙津所疾即愈叟共萊妻相勸食其炙須臾而盡諸子狂喜侯問司勳云只憶初得疾時後不省矣適將欲悟忽聞炙香餒而思食咽液而差我不能



曉其田也請餅餌進數若不有疾叟曰疾旣愈矣請  
諸郎君侍司勳回宅司勳謝曰此疾非老丈神術治  
之卽無瘥矣感戴恩德何日忘之叟曰某志在斯疾  
幸偃平生之願何可言哉旣歸諸子持金帛奴馬詣  
且來獻於叟但見局鎖其門器用帷幕之具一皆在  
焉悉不將去惟叟與妻莫知所往諸子奔回具以事  
告司勳舉家號泣焚香信敬之方悟神仙來爲治疾  
識者曰司勳之疾得不爲多詞之咎而斯疾誠之後  
衛人豈不慎歟

虞鄉獵人張可思多力射每逐獸入山經絕壁下雪  
中尋鹿險阻絕遠忽見人蹟踐履絕異驚愕久之卽  
窺其蹤入危僻窮途躋盡抵一崖一人攀緣分明歷  
歷可思愈懷驚異因又登一崖乃有倚引大枝橫撐  
岩上視其人已度可思亦隨度寬平顯敞不類山中  
俄至洞側見泉涸石堦堦下葦簾中有大石堂堂內  
烟火薰灼烹爨甚宜可思詣前適見自外者負鹽一  
囊約百許斤致之厨下澣袴濯足因邀可思就火俄  
聞磬聲皆曰諸真登堂矣卽遣可思拜謁可思就昇



見金人玉人在左右而身長丈餘皆衣鶴氅儀狀嚴  
美聲音朗暢皆謂可思曰何由至此旻天可思卽述  
其來遂坐可思於地遍問人間之事旣而謂可思曰  
爾可記吾短章傳之於代亦可稍增其壽詞曰天清  
地寧人獨營營名利奔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  
其身何不絕欲端守爾精言訖謂可思曰可速歸舍  
無滯於此常有譴責可思聞語便卽拜辭於是命負  
鹽者送出卽尋舊徑而歸他日可思復來道途乖矣  
永熙年中青州從事檢校尚書兵部郎中王宗仁者

羈遊河北時僕射李公鎮守宗仁與李公有族兄之  
分而接之甚厚因話鬼神之事而李公謂爲冥昧有  
無難測宗仁曰有可信矣何疑焉如要明之便可立  
項召致李公因祈請之宗仁曰公可率意暗書逝者  
名氏識之付某當卽遣召公先從鄴中大將從兄弟  
免學陣傳射時免始亡公方軫念卽密書其名氏以  
付之宗仁乃命香火迎風而嘯遂以其名就焚于爐  
良久向門驚視遽起揮揖曰在左右間當爲通報因  
謂公曰不合輕召大將宜速備酒食盡敬辭謝之公



如其言致敬久之乃曰幸已去矣必欲見者可更召平賤之輩縱來無害也時公宅內新喪青衣因書其名字付之要當見矣宗仁復命香火迎風而嘯卽以其名就焚於爐火頃刻笑語公曰如此老婢追之何爽公大奇之因命詢問幽冥之事宗仁曰固不可泄泄之當兩減其算耳久而遣去宗仁常語公曰某終當爲國相但得石勒劉聰爲去非若三台之正位也其後宗仁以青州倖主人卒後因爲隴右公納之寘僚尋僭號而宗仁爲左丞相矣竟如其言

涇之北鄙人李德用稽衣食自給元嘉中年元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德用不敢枝梧而室內衣裘遺無有德用一子名阿七甫六歲方眼驚因叫有賊爲盜所射應弦而斃德用廬外有二驢紫色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我死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家耳遂怨泣久之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爲泣涕因曰勿謀反逐明年五月當自送宛乃召德用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汲



汲無容加意消麥秋德用有麥半頃伺收拾晨有二  
牛蹊踐狼籍歸遍里中曰恣女傷暴我苗我已繫之  
牛主償責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皆  
曰此非左側人之素蓄者也俄有二各至曰我牛也  
昨暮奔進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陪價而歸我苗  
焉里人共謂問所從來買牛契書其價乃紫色驢交  
致焉德用卽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乃皆如阿七所  
報因也縛之曰爾去冬射灰我子盡我財者人也二  
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卽述其故曰

我旣行劫殺乃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  
歸岐下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伺夜黑過此  
旣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  
方悟及覺二牛之糜糲不斷如被解釋則已竄矣



